

远 方 出 版 社

# 銀杏叶

李海健 著



北国风文学丛书

# 银 杏 叶

李海健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内蒙)新登字 07 号

# 银 杏 叶

李海健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4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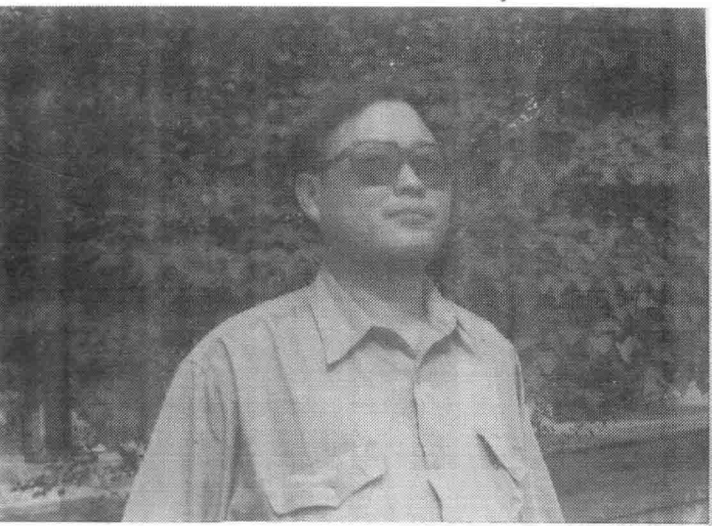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承德钢铁公司报社印刷厂印制)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7.50 字数:163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7—80595 163—2/I·69 定价 10.00 元



## 作者小传

李海健，曾用笔名海蓝、南运河、犁若芜等。长城内长大，长城外工作。说是属龙，也许不是。大学毕业，爱好文学，十年笔耕，已发表诗歌、散文、评论、通讯、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等200余首(篇)，40余万字。作品曾被《中学生写作范文》、《中国当代爱情诗鉴赏》、《当代青年新诗一千家》等选用，出版过散文诗集《爱之魂》，系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承德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名字被录入《中华文学人才名录》。

## 序言一 诗的十年旅途

何 理

青年诗人海健 1986 年开始发表诗作，在诗的旅途上已经走了十个年头。他是我相识很早的青年朋友之一，我是看着他走过来的，每个阶段的步履我都比较清楚，《银杏叶》这本诗集作为这十年的主要收获出版之际，写篇有点分析的文章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我认为李海健这十年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学步阶段，时间是从开始写诗到八十年代末。我们也是在此期间相识，并且是一见如故。那时海健正在承德一所历史悠久的高校中文系读书，他是很活跃的一个文学社的主要操办人，请我去谈过诗，我家就住在附近，已走上碰碰撞撞拥挤诗途的这位执著青年，常去问津。不过，写了数十年诗可对诗也不全懂的我，也说不出什么，那时海健的诗在他们文学社属拔尖的，全凭他本人的悟性和刻苦的努力，我们交谈

的多是诗以外的东西。

他常常谈起远在千里之外的衡水故乡，谈起慈爱的母亲，仁厚的父亲，谈起童年在布满青草的田野上挖苦苦菜，父亲常把他关在小屋里啃读书本。母亲的勤劳、忍让，父亲的正直、顽强，以及乡亲们的纯朴、厚道，中华民族这些传统美德塑造了海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走出了故乡的视野，获得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自我超越，基于这一点，毕业以后他不仅没有回到父亲身边，也没有按老人给安排的婚姻，而且为他的诗歌创作有突破性地发展做了准备。

这时，我将海健和他的诗推荐给《诗神》月刊，得到热心扶植新生力量的主编戴砚田的关注，诗作很快选发出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第二是选位阶段，时间在九十年代初期。炮兵打炮要选取方位，写诗也一样，主要从什么审美视角来感受生活，又以什么抒情方式从事创作，都有一个根据自身情况选取方位的问题。这是一个诗人走向成熟和展示个性的一个标志。海健在九十年代初期写的多是爱情题材的抒情短诗和散文诗，1991年金秋10月承德群众报不惜版面要推出他的创作成果，编者让我写篇短文，我曾向海健问及过创作感受，他说：“这组诗表面上看是一组爱情诗，其实是爱情背景下的各种人生体验。”

海健不同于一般写爱情诗的青年人，没有单纯地去写爱情，更没有无病呻吟，总是重复使人生厌的陈词滥调，而是以新的审美视角借用爱情的话题来写人生、理想和事业，他还对我说：“我总是把自己和它们的关系，看成是我和一个脉脉含

情的恋人的关系，我总是站在恋人的角度上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这是理解海健爱情诗的钥匙，有的诗作中的“恋人”指的不一定是人，而是把某种事物拟人化，使诗有血有肉，意趣盈然。我以《一个可喜的探索》为题写了一篇短文，说他的爱情诗很耐读，“就象吃橄榄一样，越嚼越有味儿”并且着重指出：

“从这组诗不难看出，作者在刻意探索创新。无须讳言，他近年来的诗歌创作，从朦胧诗中学习一些有益的东西，使创作向纵深发展，作品为之一新。这是承德一些有成就的青年新人创作上的共同点，他们创作了不少有艺术感染力的好诗，使承德地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

十多个太阳  
照着我走过长廊

前方不通行  
可没有一个太阳  
把我提醒

从无知走向无知  
从碰壁走向碰壁

我碰破了苍白的世纪  
第一次见到了  
真正的光

引自《十多个太阳》

这是一首有着朦胧美的上乘之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太阳、长廊、世纪、壁和光等意象营造了全诗，而这正是现代派诗人常用的一种手法。显然，诗中的太阳并不是自然宇宙中的太阳，那么，这个没有“把我提醒”致使我无知、碰壁的太阳究竟是什么，诗中没有点明，乍读起来有些难懂，不过纵观全诗仔细体味也不难揣摩出来。如果对照海健在1993年出版的散文诗集《爱之魂》的一则手记，就会获得一个明确的注解，他说：“人不能超越自己的时候，天上总有一个痛苦的太阳照耀着你，射向你的是痛苦的光线，使你处在痛苦之中。”海健在别的诗中也运用了太阳这个意象，指的是什么那要因诗而定，在《十多个太阳》这首诗，我以为指的就是不能超越自己的一种痛苦，从自身“苍白的世纪”挣脱出来，才能见到“真正的光”。

往往是爱得愈深愈痛苦，越能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海健“选定了‘人的痛苦’这个主题作为我创作的主题”。我们从这类诗中发现他并没有陷入痛苦的漩涡而不能自拔，写痛苦而最终是为了写爱，是从痛苦升华到爱，正如海健所言“我愿意人们在痛苦的背后看到光明”。

在选位这个阶段中海健的诗几乎发生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写出了一些珍珠般晶莹、纯净的抒情短诗，《银杏叶》就很有代表性，他是用纯情似水的诗句来写雌雄异株的银杏：

没有风的日子

你是你

她是她

只有在风儿吹来  
摇动你和她的时候  
才能成为美丽的蝴蝶

这是一首没有非诗成份的纯诗，读这样的诗就象吃没有果皮的水果、喝没有掺白水的佳酿一样。这个阶段海健的主要收获就是这种颇有艺术感染力的爱情诗，除了收在这本诗集的作品外，还有收在《爱之魂》那本散文诗集中的六十章《忘情的恋歌》，因为有的作品压根就是诗：

我想揭开这生活的帷幕。

我想拨动你脖颈上那串情话的念珠。

我想摘取你腮边挂着的青春的诱惑。

即使一百个猜想在火柴盒里同时燃烧。

我仍想，抱着海的追求，挤进一片蔚蓝。

引自《我想……》（恋歌五十三）

多数作品虽按散文诗句式排列，可严格说来也属于诗：

我不愿见到你，因为已尝够痛苦的折磨。

是痛苦把我磨得更锋利，是痛苦使我认识了自己。

我是沉默的深潭，我的爱生长在潭底。

引自《我的爱生长在潭底》（恋歌十四）

第三是拓宽阶段，时间是最近两三年。海健并没有沉迷在爱情诗的果园里，尽管这是他心爱的果园，果实长势喜人，可格局毕竟狭小。他早已意识到光营造这个果园不行，还要进一步拓宽创作领域，于是，把笔端伸向大海，与大海握手，“第一次和大海握手/想对大海侃上两句/可一时又读不懂她/很难找到合适的话题”。接着又将笔端伸向南国，热情地歌颂

最早吹起改革开放之风的南疆翻江倒海般的历史进程，在《南疆之风》这首诗中写道：

南疆 祖国的南疆呵

你就是一场

狂飙突起的

造山运动

《中英街》、《这是一片褐色的土地》等也富于时代的感召力。海健还把笔端伸向历史，不仅写了不少感怀咏史的短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健还以古今中外“文坛巨星”为题材，写了二十二章系列叙事诗，组成一幅恢宏的画卷，有两点应当强调一下：

其一，从巨星身上寻找最能表达真善美和当代人民群众喜怒哀乐的史迹为引线，深入挖掘，自然展开，娓娓抒情，说出了人民群众要说的话，有较强的时代主旋律。《旷达任性者：苏东坡》就是佳作之一，“苏东坡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多嘴多舌乱开玩笑/天真而不计后果/要不一些党人怎么会为私怨/想修理他呢”，“苏东坡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他痛恨见风使舵/毫无原则的三流小人/元丰二年他因为写了几句/农夫无盐可吃的诗句/被解职押往京师”。

第二，用彼彼都是的现代生动、幽默的语言和轻松、流畅的语调，诉说历史的话题，波澜叠出，很有特色。“1949年的那一天/你走上天安门城楼/对着中国人民只朗诵了一首/用枪杆写成的小诗/中国的太阳便照亮了天安门广场/中国的天一下子亮了”（《毛泽东：用枪杆写诗的人》）“他曾立志当一名演员/但从未有‘走穴’的想法/他拜访过舞蹈明星沙尔夫人/

却因为又丑又瘦怕吓着观众/而告吹”(《安徒生：出生在棺材架上》等等。

海健是承德青年诗人佼佼者之一，诗路愈走愈宽，祝愿他以坚实的脚步走下去，走向成功，走向辉煌！

## 序言二

### 诗笔纵横蕴古今

刘甫田

中国向有“诗国”的美称，然而，在数千年的中国诗歌史上，也曾历经沉浮，几度兴衰，几度荣枯。当今，正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究竟如何？见仁见智，歧见纷纭喝彩者有之，悲观者亦有之。以笔者一孔之见，喝彩者不必过于乐观，悲观者也没有必要过于气馁。纵观中国当下诗歌园圃，各种旗号林立，五花八门的“主义”竞相鸣唱。其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给以更多的关注。一种是所谓的“新生代”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他们“非诗”、“非文化”、“非意象”、“非崇高”，追求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意味。另一种是一批有诗艺有诗力的老、中、青诗人，他们既不拒绝吸取西方文化的营养，又不割断本民族的诗歌传统，在横向借鉴纵向继承的基础上，执着地探寻着以东方文化和东方诗魂为内核的新诗道路。前者的勇猛和新锐的姿态，虽然不能简单地归之于荒唐可笑，但是总不免有些堂吉诃德式的滑稽。后者坚实的稳扎稳打，似乎更切合中国的特定国情和诗歌的本质规律。

正是基于这样的见解，我读了海健的诗集《银杏叶》，有几分兴奋，有几分欣喜。窃以为海健的诗歌创作，路子是正的，前景是灿烂的。他的诗没有保守陈旧之嫌，也没有矫枉过正的弊端。海健的诗路是宽阔的，诗笔是多彩多姿的，而又有属于他自己的诗的观念流贯其间。

读海健的诗，首先让人感到题材广泛，内涵丰厚。收在《银杏叶》这个集子里的六组计一百首诗，现实和历史，宇宙和人生，大到时代风貌的审美观照，小到生活细节的沉吟，无所不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可谓诗笔纵横包蕴古今，外括大千世界，内孕心灵的奥秘，客观的外界大宇宙与主观的人的小宇宙，在这里碰撞遇合，组成了一曲曲立体的交响乐章，令读者禁不住怦然心动。

诗人“第一次和大海握手”，怀着一颗新奇而沉思的心绪“读大海”、“拾贝壳”、观日出，与海边老哥上船买鱼，看大嫂在海边撑网，凭吊“望夫石”、“老龙头”……时而沉郁，时而轻松，时而惊喜，时而感慨，用“诗心”领悟大海和海边的亲见、亲闻、亲历，给人以生活的情趣或生命的哲思。

诗人到改革开放较早的“南国”游历，行踪所到之处，留下了诸多的斑斓诗草，在这些诗篇里，他往往将叙事、抒情乃至议论融为一体，既展示了南疆的红红火火的现实风景，又抒写了自己对时代精神的感悟和理解；既有南国风土习尚诗意的描绘，又有南国名胜古迹的深情咏叹。诗篇中洋溢着热爱“锦绣中华”火一样的激情，流淌着民族自豪感的潺潺溪流，然而，也不乏历史沧桑之慨和忧患之思。

如果说诗集的《蔚蓝色的大海》、《南国诗草》两部分是海

健对精彩的“外面的世界”诗歌意象的捕捉和采撷,那么《读承德风景》,则是他对“第二故乡”kk承德风景别具一格的观照和吟唱。这一组诗,选取了避暑山庄的“无暑清凉”等著名景观和塞罕坝的花草树木等为题材,把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人生哲学联缀起来,打碎重组,从而,或品评穿透历史,窥测封建帝王的心灵秘密,或从一草一木中探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我想不必一一列举诗集中所描绘的多彩多姿的生活画面,不必逐首分析渗透在每一首诗中诗人的诗思和情愫,明眼的读者定会感受到海健诗歌创作的视野的宽阔,情感的丰富和真挚。以我个人的感受看,海健的诗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即他无论写什么,都深藏着一个“爱”字。他曾说:“自古至今,凡是因‘爱’而引发的东西流传的最为久远,也最为广泛,因而,我认定这个主题是永恒的”(《爱之魂》后记)。假如读者诸君,仔细体味海健的每一首诗,不难发现“爱”确是贯穿于他的诗作的主旨和精魂。直接写爱情和以爱情为背景的种种生命体验的“爱的琴弦”,自然不言自明,就是其他诸多篇什,亦或隐或显地透露出诗人爱的博大情怀。他爱大海,爱海边的渔民甚而爱海滩上的小蟹;他爱祖国的南疆之风,爱海南的生机勃勃的“褐色的土地”,爱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爱祖国锦绣河山乃至海角天涯;他爱承德的风光,爱坝上草原的“一棵松”和“干枝梅”;他爱星、笋、春天,爱山村,爱大自然的一切风景线;他更爱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更爱民族的英雄和精英……凡此林林总总的爱,可概括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你是万里长城的序言/你是雄关史册的第一页/…

…把历史的网撒向渤海/打捞上来的只有两样东西/辉煌与耻辱/老龙头不再是一种风景/而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老龙头》),诗在简练描绘老龙头雄姿之后,笔锋一转将侧重点放在了老龙头经历的沧桑变幻,落脚于对民族兴亡荣辱的审视与浩叹。“锦绣中华象一桌中国大菜/任世界各地的朋友/坐在深圳这把椅子上/细细品尝”(《锦绣中华》),“二十四个村寨/五十六族风情/都集中在/一个二十万平方米的文化村中……观赏这些村寨/就象翻看一本优美的画册/里面装有中华民族的美妙诗篇”(《中华民俗文化村》)。这些质朴无华的诗句,盛情礼赞了祖国悠久的历史文明和灿烂的文化,那种崇高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溢于言表,撞人心扉。在《陈嘉庚故居》、《鼓浪屿》等诗作中,诗人触物生情,浮想联翩,看到了一页页“民族骄傲的历史”,听到满耳的“历史回声”。陈嘉庚、郑成功、林巧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情操,使诗人流连复流连,一唱三叹。诗人仰慕前人的高风亮节,也倾心于当代英雄崇高的精神境界。《生命·橄榄绿》这首小叙事诗,生动地记述了在抗洪抢险中牺牲的战士周红牛,激情澎湃地赞颂周红牛“接过牺牲的旗帜/他奔向水中央/用鲜血和生命/使另一个生命走向黎明”,“用一个生命换取另一个生命/用一种意识换取另一个意识/值得”,这铿锵作响的诗句,包蕴着诗人多少至高至大的爱的情愫啊!《高原之魂》可视为《生命·橄榄绿》的姊妹篇,诗人以澎湃的激情,抒写出了孔繁森与藏族同胞的血肉亲情,升华出了孔繁森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博大爱心,并从中感悟出人生和人的生命的终极价值:“岁月之河无声/历史之声震耳/你的额头被草原的云朵/读成了贤者的格言/你消瘦的

身影/渐渐地变成了/阿里地区黎明的风景线”。透过这些诗句,我们不是还可以感受到诗人爱人民,爱人民英雄的心底回声吗?而且,那“弦外之音”,不也是诗人热爱生命的辩证弹奏吗?

“我总是把自己和事业、理想、人生、家庭、交往之间的关系看成是我和一个脉脉含情的恋人的关系,我总是站在‘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爱之魂·后记》)。海健的自白,在这部新的诗集《银杏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意味是隽永的。

当海健将这意味付诸诗的形式时,我们发现他善于广采博收:中国传统诗歌的赋、比、兴的艺术手法,现代诗歌的隐喻、象征的表现技巧,相互为用,以多副笔墨,自由地展示着人的内心世界和生命奥秘。直抒心臆,触景生情,触物兴怀等等,不拘格套,交织错落,织出一幅幅好看的风景。而诗人驾驭这多种手法的时候,核心又在于诗的意象的营构。虽说海健在这方面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但是他追求诗的意象的自觉,却明显可见。在一些优秀篇章里,这种追求已结出了硕果。《爱的琴弦》和《诗星外传》两组诗尤为突出。

《爱的琴弦》,“表面上看是爱情诗,其实是写爱情背景下的各种人生体验,写诗人对生命的独特感悟”。这是海健为自己的爱情诗创作定下的目标。这一目标是很难企及的境界。要实现它,必须用最直观、最富于想象、哲思和美感的形式,构建出丰赡鲜活的诗的意象,以期求得“象外之象”“韵外之致”。海健以诗人特有的灵性和艰苦的艺术实践,实现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美学追求。他的爱情诗,一面以心灵化的意象

语言，开掘和表现作为人类情感世界中最丰富、最复杂、最幽微的情爱，把吸引、倾慕、期盼、相思、失落、痛苦、回味、超越等等微妙的情思毕现于诗的字里行间。时而丝丝缕缕，点点滴滴，轻灵明快，低回婉转；时而旷达洒脱，清雄劲健。另一面又在有限的具象外，蕴含着言外之意，令人回味无穷。像在诗中反复出现的“岸”和“太阳”的意象，就颇耐人寻味。“岸是美丽的风火轮/射出的光芒/岸是痛苦的浆橹/划响的甜蜜”“只有岸躺在你的脚下时/你才能悟出河水是什么味道”；“迷乱的负重之岸/有梦影飘绕”，这“岸”不仅是爱情之岸，而且人们也能从中读解出人生道路上追求事业、理想、友情等“彼岸”的沉甸甸的思绪和心态。与“岸”相比，“太阳”的意象，寓意更加深刻。“没看清紫花的喇叭/却擎着一束羞红/走进太阳的瞳孔”，“夕阳落山之后/你不再从幻想出发”，“在一阵舞曲之后/陡然成为太阳的灾祸”，“你说没有阳光的春天/所有的风景都会枯萎”，“梦/没有诉说阳光的金币”，“十多个太阳/照着我走过长廊/前方不通行/可没有一个太阳/把我提醒/从无知走向无知/从碰壁走向碰壁/我碰破了苍白的世纪/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光”……这些似烟云笼罩下的朦胧诗句，并非是与读者捉迷藏的文字游戏，其底蕴是一种极为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哲思。正如海健第一本诗集《爱之魂》的手记所说：“人不能超越自己的时候，天上总有一个痛苦的太阳照耀着你，射向你的痛苦的光线，使你处在痛苦之中”。诗的产生大多由于现实世界的残缺和遗憾，诗的重要功能就在于“笔补造化之工”。海健的爱情诗，正是倾诉人类在爱情之旅中的执着、失意、痛苦以及自我超越之后的欢欣和精神境界的升华，并拓展